

東
林
書
院
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列傳四

魏廓園先生傳

明史稿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鶴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刑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臬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

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尙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觚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忤嗾其同官傅繼假汪文言發難文言者歛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熙之際外庭倚劉一燦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譖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嘗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櫬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

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樹亦言中旨不宜苟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燦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一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尙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尙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蓮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菴錢士晉夏之令王之采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

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友章爲受楊鎬
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
送者數千人比天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
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死屍潰敗至不
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徵樞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
太常卿諡忠節

楊大洪先生傳

明史稿

楊大洪字文肅，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借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哲御史左光斗趨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言，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關。中曰：無效。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律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

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
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
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
郭二戚哾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
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爲皇太后躉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
宮貴妃卽移慈寧躉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
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
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
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適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
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躉且
宣錦衣官校眾謂躉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躉引罪

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以小臣預顧
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
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
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
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
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趨諸大臣
共趨乾清宮闈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
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闈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
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官內豎從寢閣出
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
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

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燬奏曰殿下暫居此
候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有
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適庶之
嫌父死之謂何舍斂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
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
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
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
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
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
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漣遇內豎於麟趾門
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
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

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腹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燎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殷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

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燦嘉謨定官府危疑言
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
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
旋劾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
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
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憐旣而外廷惑流言謂選
侍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
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
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
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欵歔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
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
于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殿聖母及要

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鸞宮
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
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
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既謀乃復
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真訴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霑
衣朝瑞與辨駁者再踵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
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媿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讒詆纏結王安圖封拜踵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
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

帝諸論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
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
取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
務植善類抑儉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
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
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
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揚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資
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旨內批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領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傑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
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傾於黨
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
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爲他辭以劔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
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驕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坐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
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
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
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
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
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拷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
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
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
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
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廩訪
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
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澹創立內操藪匿奸宄
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整道人以爲大
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効謀叩馬讎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
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

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
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致無恥之徒
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
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
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
始下天顏咫尺忽漫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
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庸小醜令中外大
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
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徵調旨切責漣先是
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誦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鬪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趙南星旣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慙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賊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贊助之。

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周蓼洲先生傳

明史稿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菜爪牙不少貨柔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嶢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讎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以賊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
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
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
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
聞逮者至風咸憤怒號寃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
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
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
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眾憤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
東廠耶遂蠶擁上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
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
爲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
刺亨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
然自是疑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嗾許顯純鍛
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
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啖血唾其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
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位文煥伏誅實下
史一驚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瑞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
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
詔諡忠介

繆西溪先生傳

明史稿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庭元倡言風癩劉光復和之疏詆發奸者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癩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卽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燦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燦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小人間一燦于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燦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

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
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
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燬質直
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燬乃得善去兩
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
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
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
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
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
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尤忠賢辭
忠賢大慍向高懼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
我也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

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連光斗爌皆具揭懇
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
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
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
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復入
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
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詹事兼侍讀學
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
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
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陳中湛先生傳

明史稿

陳子庭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卽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賡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垓素于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崑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庭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尙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尙書趙南星既逐于庭署事大學士魏廣徵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庭總憲于

庭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
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郎張可前御史袁
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
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例
聽北考于庭請先考於南報可名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
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入
事請於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
文縉坐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
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非故事事
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于庭等言軍官起世胄
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
者盡然不自二臣始且巡按代天將命而戒飭撓於武弁何以抑

驕悍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
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
倫責令再核于庭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
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庭端亮有守危延儒當
國于庭其里人然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譴去

王軒錄先生傳

明史稿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啟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任三犯三卻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廬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爲象昇必謙所蹙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臥汴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

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爲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爲參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畧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劉都震驚良玉既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方急守便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家禎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閒住十七年李自

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偽官家禎謀舉兵誅之未發爲賊所覺
與子元玠並自經死

蔡雲怡先生傳

明史稿

蔡懋德字稚立崑山人幼受書卽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啟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爲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尙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尙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頒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取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計可擒也悉召潁河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

當事以懋德爲知兵尋遭內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
卽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兩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
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壽爲申約東中官
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
敘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
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
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
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穀貴
吏日急催科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
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爲
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濱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敵帥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
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
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爲限窮冬冰合賊騎
討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
軍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
通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
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
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岢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洵洵晉王手書趣
懋德遣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卽
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嶙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
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
不待冰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懋

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眾皆哭聲震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辨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眾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俱敗歿明日自成具鹵簿督眾力攻城上發礮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守大南門未幾雄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

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遣表
付友人拔刀自剄爲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懋德上馬
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
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
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盛時
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
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
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
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階連呼萬歲曰臣失守
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問曰旣呼萬歲何不受官
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文炳被
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于兆夢甫數

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僻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視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所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素不食死福王時議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謚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餘賜卹有差

黃石齋先生傳

明史稿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
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
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
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
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
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
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
亡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
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
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

用之以滋章法令推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繫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維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劓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愷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來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

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
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
也此非所謂葛籐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
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道
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
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
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半士之用
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
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
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
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
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

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惡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纓
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倬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
欲振作人才當敦尙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皆刺大學士周延
儒溫體仁帝益不懌責以挾私逞臆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
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
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
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
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
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
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
鏗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
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

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
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
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
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園土壘
係之臣樸心純行不如李汝璈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
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
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覆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
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
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
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
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飈詆至發伎至發兩疏辨道

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
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
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
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
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
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
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
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
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
仲竟比之豸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其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
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

血清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卽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葉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鄭脫罪下吏

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鄭疏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爲嗣昌解道周卽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爲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爲天下後世畱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

豈郊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爾言
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軟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
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
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
祥故兵禮繫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
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
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
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
又駁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
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
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
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

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爲鄉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而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末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

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尙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爲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譴戍烟瘴

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
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
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
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有
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
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
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
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止因善讀書
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聖恩但家貧子幼實
爲可憫黃景昉陳演吳姓復相繼言帝頗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
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

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
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
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
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
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王監
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
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
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眾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
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然是時
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
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啟行僅齋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

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文湛持先生傳

明史稿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舉於鄉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庭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指安取此駕行身繡橫玉腰

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
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
閭閻隱微深居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
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笏垂
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庭耳目所觸發
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宏遠規模豈若輩所能
解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其偷安無事慘如黔圉而撫臣坐
視竟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杜門首揆
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愁遺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逐
名賢有似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尙書王紀削籍策蹇出
都人爲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名以
去其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爲榮豈平世所宜有疏

入忠賢屏不卽奏俟帝內宴爲偶人戲畢因進震孟疏曰所言愧
譏卽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
日講筵峻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
力爭會庶吉士鄭鄮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
高言尤力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
孫文牙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
妖言以震孟及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鄮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
斥爲民崇禎改元召爲侍讀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
嚴大臣多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
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倉猝
謀翻欽定刑書深籌密算無非積崔魏游魂方今摧抑之餘士氣
已盡何忍復興黨議空人國而後已帝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

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
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
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辨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
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機深計巧
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
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
之福帝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今再陳震孟言殺名賢者
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
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家宰不去此案必翻故
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卽繼之非合謀而何永光窘密
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遂疑之永
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

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卽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艱危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魏忠賢盜國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觀無錫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三畏劾時炳謨已假歸卒於家矣崇禎初贈禮部尙書謚文安其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至吏部侍郎卒謚文恪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八年三月賊犯皇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

極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羣那伺隙沿至
於今魍魎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
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廷之間克削日甚
縉紳蹙靡騁士子嗟束濕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
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
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之赤子笞之梏之寃痛之聲下徹於地
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污殺掠慘
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
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
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
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
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

通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濬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眷知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旨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稟擬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源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安從子官中書者屬震孟鄉人述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疾愈

亦入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
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謂然越十餘日
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請疏
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
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尙書謝陞
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殊干法
紀當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
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侵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
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升以陞劾故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
勅或令回奏臣以冢臣所糾復誰勅遂擬削籍震孟拂然曰科道
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
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悖理滅法語臣不知其

何心數日以來聚謀援草欲爲舉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
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
吾騶落震孟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卽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
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
至發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其在閣
止兩月爾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
歲會錫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
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尙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
子乘乘俱有學行乘遭國變死於難

金狷菴先生傳

明史稿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進諸生闈源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應國子博士工部主事中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恥爲屈抗疏言建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懼交結之條巖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既成彝憲檄諸曹謁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疏曰彝憲監視錢穀未嘗有堂屬相臨之體今乃違陛下勅諭乖祖宗典制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弛簡之臣子令罄折僂僕強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結彼日驕此日諂于憲典壞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玷生殺予奪一

聽至尊決不敢匍匐舞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責以
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舛唾其面舞憲愠甚鉉當榷稅
杭州辭疾請假舞憲乃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
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遠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
未之有得何宗旨爲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兵部
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
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
章妾王弟綜並同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馬素脩先生傳

明史稿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座主周廷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務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饋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延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寇警日聞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獻專刑戮人所畏闖佯不殺人所附也今欲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爲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爲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筴起問帝

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謂曰若以我死將解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先縊死世奇乃自縊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銀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畱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爲鄉邑修學費其疏財樂義如此

吳霞舟先生傳

張夏

吳鍾巒字巒穉一字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眾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偕兄應夙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瑄被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穉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穉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穉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

學博連舉進士選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以口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轡稱矢志不肯屈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轡稱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轡稱笑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湔除外任錢楷參爵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間閩變痛絕復蘇曰馬素脩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畱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鬻穉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鬻穉歸骨從葬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陳幾亭先生傳

明史稿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玉福建按察使龍正游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寃濫十一年五月癸惑守心下詔修省有良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輕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學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闡揆職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帝令改擬他輔遂

擬嚴旨帝畱中不下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願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眞賢才太平可立致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兩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浹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賢且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菽粟爲本金銀爲末灼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

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菽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壘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文潔

華鳳超先生傳

明史稿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啟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工執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

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迓之
世競尙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
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
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
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
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人趨承
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
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議論滋
擾遂使詭勦詭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
歲時爲卽襲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聽一天下者法令
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流已愛民之余大成何
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悞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

者不以捍網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
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
斥指佞爲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
遂使人人相戒嗜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譏互消二可憂也國家所
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
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
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
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
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
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
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
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

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庶幾幸復之私而且遇布私人脈暗通乎
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
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
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
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
之心願陛下尙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養爲臣下所
悞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
頽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絕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
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屬家人以身
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
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尙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
洪學鄉人其錦衣世廕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

平矜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取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
仗豈知一厠接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收盡天下
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
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
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尙綜覈
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
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每遇
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啟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
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拔
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
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遣斥逐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
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落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尤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鄉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尙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龔佩潛先生傳

陳鼎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游馬世奇門甚敬其爲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爲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翺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暑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爲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

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緘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